

刘震云 著

CELL PHONE

手机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手机

手机

手机

刘震云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手机/刘震云著.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.12

ISBN7-5354-2653-0/I·1015

I. 手…

II. 刘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3582 号

责任编辑:金丽红 黎波

封面设计:张清工作室

责任校对:程国生 李庆生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01 传真:87679300)

(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

(电话:010-82845152 传真:82846315)

印刷: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北京方成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:640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:15 字数:196 千字

版次: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印次:200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001-200000 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10-82845152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



刘震云，著名作家。1958年生。

曾创作长篇小说

《故乡天下黄花》、

《故乡相处流传》、

《故乡面和花朵》（四卷）、

《一腔废话》等，

中短篇小说

《塔铺》、

《新兵连》、

《单位》、

《一地鸡毛》、

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等。

作品多次获奖、被评介、改编和翻译。

003	>>	第 1 章 吕桂花
		——另一个人说

026	>>	第 2 章 于文娟
		沈 雪
		伍 月

210	>>	第 3 章 严朱氏
-----	----	-----------

第 1 章 吕桂花

——另一个人说

>> 1

镇上看电话的老牛，1968年和严守一他爹一块卖过葱。

卖葱之前，严守一他爹不爱说话。村里日头高，日子显得长，一天下来，老严说不了十句话。十句话中，不得不说的占六句，每句话全是单词，大到家里盖一座房子，小到家里添一只尿盆，老严赞成，是“弄”，不赞成，是“弄个球”；另四句是感叹词，不管是高兴或是愤怒，都是“我靠”。卖葱之后，老严开始说话了。卖了半年葱，老严能完整说下一个故事。严守一记得，那时他爹常讲的故事有两个，一个是吃丸子，一个是吃粘糕。

一个人，腊月，到集上卖门神，旁边是一卖炸绿豆面丸子的。他买了四斤，人熟，给了他六斤。他一个一个捡着吃，不知不觉吃完了。一站起来，“咕咚”，倒了。

一个人，收麦时节，家里的牛丢了，出门找了两天没找着，饿着肚子回到村头，碰到一卖粘糕的，认识，“大哥，先赊我五斤。”吃完回到家，“娘，我要喝水。”“咕咚”，倒了。

当时严守一觉得不好笑，四十岁再想起来，每次都笑了。一开始严守一觉得他爹卖葱，见的人多，话是跟人学的；后来才知道，教会老严说话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老牛。晚间全家蹲在灶间吃饭，吃着吃着，他爹“噗嗤”笑了，摇摇头说：

“这个老牛。”

严守一就知道他爹人在吃饭，心又随老牛卖葱去了。那时严守一觉得，世上最有趣的事情，好不过卖葱。

1968年冬至那天，老牛和老严从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卖葱回来，路过严家庄，老牛到严守一家坐了坐。没见老牛之前，严守一想着老牛一定是个大个儿，大嘴，声如洪钟；见到才知道，个头比桌子高不了多少，雷公嘴，说起话来娘娘腔。过去老听说老牛，一下见到，本该严守一发怵，没想到老牛倒对十一岁的严守一羞涩地一笑，摘下火车头棉帽，用帽耳朵去擦头上冒的热气。老严招呼老牛进屋喝水，严守一也跟了进去，倒是老严朝严守一肚子上端了一脚：

“身上腥，滚！”

接着两人在屋里喝水，也没听老牛说什么。偶尔说话，也是说路上打尖吃了几顿饭，毛驴喂了多少料。接着全是“呼噜”

“呼噜”的喝水声。老牛赶着毛驴车走后，老严对全家说：

“能说，今天没说。”

年关之前，腊月二十三，严守一他爹提着一根猪腿到牛家庄看老牛，顺便结一年的葱账。上午去时一脸笑，黄昏回来，一脸铁青，蹲在门框上“吧嗒”“吧嗒”抽旱烟。一直抽到三星偏西，站起身，用烟锅“梆梆”地敲自己的头：

“我要再卖葱，我就不是人！”

严守一他娘死得早，1960年被饿死了。第二天严守一听他奶说，老严和老牛在分葱账时，起了纠纷。从此严守一他爹与葱和老牛告别，又开始闷着头不说话。严守一有一个姨夫叫老黄，在黄家庄开了一个染坊。第二年春天，老黄找老严去各村收布，老严摇头：

“布好收，我不会吆喝呀。”

老黄：

“就一句：黄家庄的染坊来了！”

老严摇摇头，没去。

1989年春天，严守一他爹得了脑血栓。人开始痴呆，身子左半边不会动弹。与别人不同的是，别人得了脑血栓不会说话，老严得了脑血栓，倒结结巴巴能连成句子；别人得了脑血栓失去记忆，老严一辈子经过的事比当时记得都清楚。年底，严守一从北京回山西老家过年，围着一个火盆，半瘫的老严西向坐，严守一北向坐，不知怎么，说起老牛，1968年共同卖葱，因为分账翻了脸。老严抬起没瘫的右胳膊，抖着上边的右手，断断续续吃力地表达：

“他记花账！”

“哪哪儿都有缝，缝里都掉渣！”

严守一：

“是好朋友，就不该合伙做生意。”

老严：

“花账我能忍。腊月二十三，算了一天账，到了黄昏，我拿钱往外走，出了门，突然想起过了年啥时去发葱，又回到院里，听到老牛在屋里对他老婆说，老严是个傻逼。”

“不为钱，就为这一句话。”

接着潸然泪下：

“一辈子没说得来的，就一个说得来的，还说我是傻逼！”

指指自己胸口：

“爹这一辈子，这儿有些发闷。”

1995年夏天，严守一他爹又中了一次风，嘴开始向右歪，倾斜着流涎水。一直到死，再没说过一句话。

与老严分手之后，老牛也不再卖葱。1969年，镇上装了第一部摇把电话，老牛便去镇上邮政所看电话。当时想看电话的有二十多人。邮政所长叫尚学文，理着分头，把二十多人叫到一起：

“看电话，就得嗓门大，你们每人吆喝一声我听听。”

二十多个人一个一个吆喝，最后数老牛吆喝的声大。别看娘

娘腔，邮政所对面百货楼窗户上的玻璃都让他喊炸了。不但声大，而且喊得时间长，尚学文点燃一支烟，烟抽完，老牛的一声喊还没倒气呢。尚学文止住老牛：

“行了，比驴叫都长！”

1996年，严守一成了电视台清谈节目《有一说一》的主持人。当他在电视镜头前成为名人后，全国人民都理解，惟独严家庄的人不理解：

“我靠，他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，他倒天天把说话当饭吃了。”

>>2

1968年，严守一的好朋友叫张小柱。严守一属鸡，那年十一岁，张小柱属猴，那年十二岁。张小柱的头长得像个歪把南瓜，胳膊腿细，像马杆；由于头重，每天像碾盘一样偏压在肩膀上；右眼玻璃花，看东西要先揉左眼。张小柱他娘有些傻，张小柱他爹在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挖煤，张小柱在严家庄算住姥姥家。严守一没娘，张小柱娘傻，两人常一起背书包上学。1968年，张小柱他爹从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给张小柱带来一盏废矿灯，夜里装上废电池，明亮的矿灯能照二里远。村里的天空黑得浓，黑得厚，两人常端着矿灯，站在村后的山坡上往天上写字。张小柱爱写的字是：

娘，你不傻

严守一爱写的字是：

娘，你在哪儿

两行字，能在漆黑的天幕上停留五分钟。

严家庄的学校设在村里过去的牛屋。老师叫孟庆瑞。阴历八月十五那天，孟庆瑞要去镇上赶集，反锁上教室门，让学生在牛屋背书。严守一、张小柱、陆国庆、蒋长根、杜铁环几个人从牛屋后墙掏粪的窟窿里爬出来，脱下鞋，掖到腰里，蹚过河到山后的坡地里偷西瓜。村里看瓜的叫老刘，耳朵有些背。严守一等人

一开始想偷瓜，等爬到看瓜的窝棚后往里看，老刘包了一锅盖饺子，正往铁锅的滚水里下，又决定偷饺子。严守一、蒋长根到地里做偷瓜状，老刘从窝棚里冲出来追赶，这边张小柱、陆国庆、杜铁环把一锅饺子用笊篱捞出，空空水，倾到褂子里兜起，跑到山坡后，等待严守一和蒋长根到来，一块吃饺子。饺子别人吃上了，严守一没吃上。老刘没追上蒋长根，追上了严守一。下午孟庆瑞审案，没等孟庆瑞用裁衣服的竹尺打严守一的手心，严守一就把张小柱、陆国庆、蒋长根、杜铁环四人招了出来。黄昏别人放学了，严守一几个人还贴着牛屋墙跟站着。阴历八月十五，月亮爬上来很圆。孟庆瑞吃着一块从集上买来的月饼说：

“吃过饺子，能扛，站到明天早上吧，接着上学。”

从此严守一在学校抬不起头。抬不起头不是因为偷饺子，而是因为他把同伴招了。最恨严守一的是张小柱：

“他把别人招了没啥，我是他好朋友，他怎么能招我呢？”

从此两人不说话。

半年之后，张小柱被他爹接到了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。因为他的傻娘被他爹接走了，让他去照看他娘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张小柱来找严守一，把过去两人照天的矿灯送给了他。第二天一早，严守一去送张小柱，张小柱正扒着姥娘家的门帘在哭。他姥娘也哭了。他爹提着包袱，在旁边站着。最后还是他姥娘将张小柱扒门帘的手掰开，让他随他爹上了路。

三个月之后，严守一在世界上收到了第一封来信。信是张小柱从长治三矿写来的。镇上的邮递员在村里转了三圈，没找到“严守一”。最后还是看瓜的老刘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：

“什么鸡巴严守一，就是偷瓜的白石头！”

信封上红字印着“长治三矿”。里边的信瓤的顶头上也印着“长治三矿”。信的内容很短，就是问一问，送给严守一的矿灯还亮不亮了。

严守一给张小柱写了一封回信。信写好，找他爹要八分邮票

钱。他爹刚与卖葱的老牛翻脸，正在气头上，兜头给了严守一一巴掌：

“说句话还要钱，我靠！”

这封信没有发出去。

>> 3

1969年，二十岁的吕桂花嫁到了严家庄。严守一马上嗅出她身上的味道和别人不一样。别的新媳妇身上的味道她也有，但另外又多出一种。这种味道类似熟透的麦杏，有些腻，又有些发甜，离她一近，眼就发粘，想困。1969年，因为吕桂花的到来，严守一的鼻子提前成熟了。

1969年，吕桂花在方圆几十里是个名人。出名是因为她在出嫁之前，跟镇上管广播的小郑睡过觉，小郑已经有了老婆。1969年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安着小喇叭，每天早上六点，开始播《东方红》，接着播毛主席语录。小郑管着全镇千家万户的小喇叭，夜里就睡在广播站。小郑除了会管广播，还会唱戏。是唱戏，把吕桂花引到了广播室。这天早上六点，小郑一时疏忽，将扩大器的开关扳错了，小喇叭里没有唱《东方红》，也没让毛主席说什么，小喇叭里传出男女在床上的喘息和尖叫声。千家万户，都听得比过去有趣。但第二天管广播的就不再是小郑，换成了小岳。小喇叭里又开始播《东方红》和毛主席语录。他俩，小郑和吕桂花，从此再没见过面。

三个月后，吕桂花嫁给了严家庄的牛三斤。牛三斤和张小柱的爹一起，在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挖煤。听说吕桂花要嫁过来，全村人都反对。连不大说话的严守一他爹，都气得涨红了脸，朝

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：

“我靠，那是破鞋！”

但牛三斤自见了吕桂花一面，死活要娶，对自己爹说：

“还是新鞋。”

“就当是自行车，被人借走骑了一遭，又还回来了。”

娶亲那天，严守一没见着吕桂花，跟他爹到镇上卖猪去了。

第二天清早去上学，在村头碰到牛三斤用自行车载着吕桂花，到镇上买灯罩。远远望去，吕桂花穿一件红灯芯绒上衣，并无出奇之处，等到走近，严守一马上闻到了她身上特有的味道；接着又发现她的眼睛也与人不同，眼是细眼，像小羊，半睁半闭，老蒙着，但偶尔睁开，无意中看了严守一一眼，十二岁的严守一，魂儿就被她勾了去。二十多年后，严守一在庐山碰到另外一个女人，长的也是这种眼。这时他发现，凡是长这种眼的女人，魅力还不光在眼；白天在眼，夜里还有别的。这时他体味出一个词叫“尤物”，万人之中也遇不到几个。令严守一不解的是，这样一个尤物，当年怎么会降生到偏僻的晋南山村呢？

结婚十天之后，牛三斤又去二百里外的三矿挖煤。晚上，严守一、陆国庆、蒋长根、杜铁环一千人便到吕桂花的新房去玩。过去在打谷场玩的卖葱的游戏，马上像剩饭一样变馊了。一开始双方不熟，严守一等人便趴在牛三斤家的墙头上，偷偷看窗户上的灯光。油灯加上灯罩，窗户纸比别人家亮多了。牛三斤家的房后，是一个芦苇坑。众人又在芦苇塘里搭起人梯，开始舔破窗户纸往屋里看。明亮的油灯下，吕桂花天天转着身子，在学过去广播站的小郑唱戏。最爱唱的一出是《白毛女》。这天，她唱着唱着，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，大家以为她咽下了肚，谁知她猛地一转头，将水喷向了后窗户。外面两架人梯便滚翻在芦苇坑里。孩子们跳过院墙，涌到屋里，将吕桂花摁到床上胳膊。吕桂花两腿蹬向天，笑得岔了腰。大家熟了。但严守一的脸上，被芦苇划出两道血口子。因为自偷饺子招供，严守一一直在众人面前